

# 自杀的女诗人

## ——回忆茨维塔耶娃

· 牛 犀 丛 书 ·

**自杀的女诗人**

[苏] 玛·茨维塔耶娃 著

陈耀球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 185,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7-5407-0689-9 / 1·489

定价: 3.95 元

## 译者前言

陈耀球

活跃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的俄国著名学者、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创始人伊·弗·茨维塔耶夫，也许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小女儿会在文学创作上远远超过自己。他1913年去世的时候，21岁的女儿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已经在18岁时出版了诗集《黄昏诗录》、20岁时出版了诗集《魔灯》、21岁时出版了诗集《摘自两本书》，而且得到了当时诗坛领袖人物勃留索夫以及许多有影响的诗人和作家如沃洛申、古米廖夫、沙吉尼杨等热情赞许的评论。19岁的女儿阿纳斯塔西娅·茨维塔耶娃当时还没有著作问世，但是她那哲学家的头脑和散文家的笔锋不能不在父亲的脑子里焕发希望的光芒。果然，在父亲去世之后一年，20岁的阿纳斯塔西娅谢绝名人的推荐，独立

地登上文坛，出版了一部无神论的哲学著作——《帝王的沉思》。然后又在散文方面开拓，斐然成家。

茨维塔耶娃两姊妹，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诗人玛·茨维塔耶娃，我们已经不陌生了。她的诗在中国有译本，介绍的文字也稍稍有一些，苏杭同志还译出了爱伦堡对她的诗歌的评论文章（见乌兰汗编《苏联女诗人抒情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年）。但是，散文家阿·茨维塔耶娃，却还没有介绍过，我们是陌生的。

阿·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1983年第三版（补充版），包括童年、少年、青年三部，可以称为三部曲吧。全书768页，约70余万字，大概是她最大的一部著作。作者以细腻的、抒情的笔触再现了自己那个学者之家、艺术之家、文学之家的生活图景，回顾了俄国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在书的断限时期所发生的各个事件中的处境和感受，追述了列夫·托尔斯泰的葬礼，追述了在索伦托（意大利）与高尔基的会见，等等。《我们的青春》是这三部曲的第三部（Молодость），篇幅约全书的五分之一。时间既不允许我一鼓作气把全书译出来，又考虑到翻译上的严肃性而不敢摘译，便只是全文译了第三部以及后面所附的《关于玛琳娜的最后一句话》（为研究诗人玛·茨维塔

耶娃提供资料）。

《我们的青春》的时间断限为1914年至1922年。在俄国（苏联），这个时期的大事件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沙皇退位，十月革命，内战，经济崩溃，新经济政策，等等。这是一个革命的年代，血与火的年代，骚乱和饥饿的年代，希望和毁灭并存、最终战胜毁灭的年代。然而在文学上，却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年代，文学上（诗歌上）各个流派一时蜂起的年代。作者叙述经济崩溃时期和诗人姐姐一起参加主人热情而又艰难地准备起来的一次诗歌沙龙之后，以抒情的笔调写道：“那些岁月的莫斯科！半饱的人们，挤着，争着，涌去听诗歌朗诵，听音乐会，听报告、学术辩论和演讲，——不可思议的俄罗斯人民！”书中提到的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爱伦堡……（当然包括作者的姐姐玛·茨维塔耶娃），一大批诗人和作家都是在这个年代成名或者崭露头角的。这真有点象我们历史上的建安时期，一方面是战乱频仍，另一方面却是骚人墨客辈出。所不同的是，建安文人大都集合在丞相曹孟德的旗下，而俄国这个时期的诗人、作家，则主要来自民间，在流派竞争中成长。

《我们的青春》是回忆录，作者当然是围绕

着个人、以个人的生活道路为主线来进行回忆的。但是，由于作者是处在时代之中，经历着时代的种种变迁，所以，她和周围人们的一切处境和感受，以及他们的交往，便成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画面。当然，这里主要的是风俗画，而不是风景画。库德里亚夫采夫，一位老教授，著名的地质学家，论文刊在百科全书上，却穷得精光。他挨着饿，在寒冷的秋风中，跑到码头上为作者送行，把自己最后一件东西——细麻布男衬衫送给作者，让她带着孩子到岸就卖掉换饭吃。作者对着这件衬衫号啕大哭。这是怎样的一幅画面！什么叫做经济崩溃，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清晰的图解。诗人玛·茨维塔耶娃告诉妹妹（作者）：“凡是人家愿买的，我什么都卖掉了。记得吗，妈妈的画像！收在棺材里！可怕极了。我想卖掉框子，想把画像扯下来——可是嵌得和铆的一样。只好连同框子一起卖了。古董商买的时候有些怀疑。一个劲地瞧着。‘是个老头？一个难看的老头！’他没有猜到画的是一副已经死去的面容！”人们在同饥饿作斗争，那还顾得上什么神圣的、珍贵的纪念，一切都成了诗人玛·茨维塔耶娃的一句口头禅：“这样的小事情！”然而人间毕竟存在着温暖。人们在困难的时候，有人伸出一只真诚的、不希图任何报答的援助之手，往

往会转化成为受援者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成为他坚定地活下去的动力。作者叙述了索洛科夫给她的热情帮助之后，喊出了这样激动人心的话语：“这样的青年，难道没有补救时代的艰难？多少啊，这样的人们！在那饥饿的、英雄的莫斯科！”然而，也有象鲁缅采夫博物馆馆长维诺格拉多夫那样没有人情味的官迷。青年时代的恋人（作者）现在成了寡妇，扶着儿子的肩膀来求他帮助找工作。他连眼睛也没有抬，冷冰冰地打着官腔：“您有什么吩咐？”作者是在写回忆录，却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又一幅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风俗画。各样的人物，各样的嘴脸，都在作者抒情叙述的笔下展现自己的音容笑貌，剖白自己的灵魂。

也许，《我们的青春》最引人入胜的是回忆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和作者的外祖母卡姆科娃这两章。曼德尔施塔姆的天真、傲慢，卡姆科娃年轻时的挥霍、冷酷和老后的贫穷、猥琐，竟是我们所料想不到的。然而这都是事实。

阿·茨维塔耶娃的回忆录是一幅场面广阔的历史生活画卷，世态人情画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大批诗人、作家、学者的研究资料。译者截取它的一截献给读者，不知何时可以奉献全璧。

1987年11月28日

# 目 次

译者前言 .....	陈耀球
第一部 莫斯科·彼得格勒	
第一章 莫斯科 .....	(3)
第二章 “我的房子！”（在博里索格列布斯基巷的房子） .....	(8)
第三章 玛琳娜和彼佳·埃弗隆。玛丽亚·伊万诺夫娜·库兹涅佐娃 .....	(18)
第四章 战争。来自彼得格勒的消息 .....	(23)
第五章 鲍里斯在兵营。我的第一部著作 .....	(29)
第六章 彼得格勒 .....	(33)
第七章 马夫里基·亚历山大罗维奇 .....	(45)
第八章 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和他的兄弟亚历山大 .....	(51)
第九章 德米特里·斯莫林的《凯旋》 ..	(65)
第十章 亚历山大罗夫。和鲍里斯离婚…	(68)

<b>第十一章</b>	奥列斯·扎克热夫斯基。我的 悲痛	(73)
<b>第十二章</b>	事件。迈娅。玛琳娜和曼德尔 施塔姆。鲍里斯和前线	(78)
<b>第十三章</b>	彼得格勒之行。马夫里基·亚 历山大罗维奇以及阿廖沙之死	(85)

## 第二部 莫斯科

<b>第一章</b>	又和玛琳娜在一起	(91)
<b>第二章</b>	玛琳娜的生活。我们的房子。廖拉。 朋友们。德拉孔拉。安德烈	(138)
<b>第三章</b>	维诺格拉多夫。尼伦德尔和索洛 维约夫。我的工作	(168)
<b>第四章</b>	在加利亚·季亚科诺娃父母家。 玛丽亚·伊万诺夫娜的故事。迈 娅·库达舍娃	(186)
<b>第五章</b>	在新的地方。关于谢廖的消息。 手工业总局。B·韦列萨耶夫。 谢廖扎·索科洛夫。炉子	(205)
<b>第六章</b>	考验。麦德留沙·特鲁哈切夫。 和玛琳娜分手	(218)
	关于玛琳娜的最后话	(231)

第一部 莫斯科·彼得  
格勒



# 第一章

莫斯科

1941年夏末，当我们再次来到莫斯科，已经是另一个莫斯科——战时的莫斯科了。城里来了许多补充连队。我们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座落在三塘巷8号的房子，我们从来没有回去过。哥哥很快就把它卖了，伤兵来到莫斯科，它就做了伤兵医院。爸爸和妈妈还同我们一起，无形地住在这栋房子里；随着它的失去，随着战争的开始，我们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睡梦还没有醒来的你，  
动作还很轻悄的你，  
如果喜欢我的诗篇，  
来吧，快来三塘巷里。

开始了我们生命的第一卷，  
是阳光和星光把我们沐浴；

我请你趁着时机未过，  
来吧，来看看我们的旧居。

这个天地快要毁灭，  
快悄悄看看它的风姿，  
趁着白杨还没有伐倒，  
还没有卖掉我们的旧居。

这棵白杨！下面栖息着  
我们童年的无数个傍晚，  
这棵白杨生在灰色的  
和银色的许多刺槐中间。

快啊，还能看到这个天地，  
它的奇妙简直无法补偿！  
快到我们的三塘巷来吧，  
快来到我的心灵之上。

这年秋天，玛琳娜满二十二岁，我满了二十岁。

对战争期限的看法，也和对战争“必要性”的态度一样，我和玛琳娜抱着同感。当时，许多人认为战争会很快结束，而目光更敏锐的人们则满怀愤怒。战争爆发前出国的M·A·沃洛申<sup>①</sup>，

① 马·亚·沃洛申（1877—1932），俄苏诗人。

冒险给母亲寄来了揭露性的、反战的诗篇（信件可能被拆阅过）；罗曼·罗兰也抱着反战的观点在瑞士演说。我们很少过问政治，只是等待着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有一个原因使玛琳娜在战争的头几个星期，没有运用自己的全部理解能力：除了亲人中还没有任何人参加这场战争，除了我们对战争估计不足而等待着它的迅速结束，使玛琳娜不很注意战争之外，是她从科克捷别尔<sup>①</sup>回到莫斯科，恰逢谢廖扎<sup>②</sup>后来死于肺痨的哥哥彼得·雅科夫列维奇·埃弗隆从法国回来，病重垂危。他很象自己的弟弟谢廖扎，——仿佛在她眼前死去的就是谢廖扎。这次的悲伤，他垂危的那些日子的悲伤，他们之间被死亡中断了的融洽的友谊的悲伤，好象从小所遇到的截断生命的途程的每一次死亡一样，完全吞噬了玛琳娜。这悲伤压倒了一切。如果没有献给这一损失的组诗，我真不知道她怎样克制自己的感情。

还有一个生活问题：住在哪里？周围，好象一切都崩溃了：三塘巷的房子没有了，她在波良卡的房子住着别人……玛琳娜从波良卡回来，情绪沮丧。

---

① 在克里木州，临黑海，1944年后改名普拉尼奥尔斯科耶。

② 谢廖扎，谢尔盖·雅科夫列维奇·埃弗隆的小名，是作者的姐夫，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的丈夫。

“阿霞，告诉你，这座医院原来不是神经病院，而是精神病院……他们，奇罗夫一家，不想搬走！通过法院叫他们搬吗？谁出面呢？谢廖扎？还是我？疯子们住过了，我们还搬进去吗？我不愿意在那里住！而且——告诉你吧，我走进那栋房子，发现它和我格格不入！它根本不象三塘巷的房子。我们三塘巷的房子宽敞……有魅力……那里气味特别难闻，我甚至觉得有点可怕——以前我们怎么住在那里？我怎么那样中意呢？一切都那么发紧，那么低矮……我绝对不愿意住在那里！让疯子们住在那里吧！对吗？他们倒无所谓，住在那里，各人自有天地。可我和谢廖扎，倒会马上把他们的天地引到自己身上来……我们会梦见他们！”

玛琳娜贴近地瞧了瞧我的脸。她那双瞳仁扩大的近视眼具有催眠的力量。

“你现在一双眼睛好象猫眼。”我对玛琳娜说。“你不到那栋房子去住，我很高兴。我从来就不喜欢它，我只是忍耐着，为了不叫你伤心！”

“可你什么都不对我说。阿霞，你是一头猪……关于那栋房子，你本该对我说真话！”

“我记得，谢廖扎曾经稍稍尝试过。可是，你听了吗？”

“我不会听，当然，不……可是，我们在利

利娅和薇拉家能住多久？要是你有住宅，我们倒可以暂时在你那里一边住着，一边寻找……你不是也得找吗？不过，我们不要到扎莫斯科列奇耶<sup>①</sup>去找，那里压根儿是个陌生的莫斯科！要开始找了。我很高兴：谢廖扎考试完了……可是，他现在怀着新的理想——马上进大学。彼佳<sup>②</sup>的死对他影响那么大，他必须尽快有个地方回家，安静下来……他又开始开烧了（说胡话）。好吧，我明天就开始找。到阿尔巴特街、普列奇斯捷普卡街、波瓦尔斯卡亚街的名条巷子去找……奇罗夫家要为我那栋房子付房租的！你怎么想呢？他们付得不按时，但总是在付的。我们拿这笔钱付住宅费。何必要‘自己的’那栋房子呢？……”

又是一连串的奔波，一连串的院落，一连串喜欢与不喜欢的巷子，一连串与主人的交谈，一连串的比较：哪里更好些，哪里更宽敞些，哪里哪怕有一点与三塘巷相象的影子……多少次与狗和猫的结识以及与它们的分离。

---

① 扎莫斯科列奇耶。以前，是莫斯科的一个区，位于克里姆林宫以南、莫斯科河湾右岸。

② 彼佳，彼得（见上文）的小名。

## 第二章

“我的房子！”（在博里索格列布斯基巷的房子）

我把我在斯图平仓库存放了一年的行李搬进了动物园附近的独家住宅，这时候，玛琳娜朝我跑来。

“阿霞，我找到了！不，是真的找到了！瞧，它就要成为我的房子！你一定会满意的！你知道是在哪里？波瓦尔斯卡亚街的博里索格列布斯基巷。进门很暗，因为灯泡不亮。喏，我们就会安装好的！走过一个楼梯台，我没注意右边有没有住宅，左边是有的！接着就是楼梯，第一段楼梯，楼梯台，转弯，第二段楼梯，又一个楼梯台，那里的灯泡亮着。右边是一扇高门，有两扇门扉。我看是红木做的（我还没有见过红木门）。它和我们的沙发椅很相象：我们的沙发椅是客厅里两张，谢廖扎